

由自而樂快能誰斯羅俄在

(五)

著夫索拉克尼

譯 寒 高

文 學 研 究 會
世 界 文 學 名 著 叢 書

在 俄 羅 斯 誰 能 快 樂 而 自 由

五

尼 克 拉 索 夫 著
高 寒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五) 母狼

「自從我的都馬死去，
長眠在綠草茵褥之下，
現在已是二十年。

我心中仍然悲痛，

我時時爲他祈禱；

除非到了巴斯節。

我不以蘋果沾唇……

我無言，

我病了很久；

我看見沙維里，

我的苦痛不能忍受。

我也不能作工。

我的公公，

想着要給我一個教訓，

因之取下了馬韁繩。

我跪在他的膝前，

我哭喊着：「殺了我罷！

殺了我罷！

我祈求着死呀！」

於是他又掛上了馬韁繩。

我日夜都居住在

我的都馬的墳上。

我用小小的手巾，

將它拭淨，

讓綠草可以長得青青。

我祈禱着，

爲着這個天逝的人。

我想念我的父母，

「啊！你們已經忘記！

已經忘記你們的女兒了！」

「沒有呢！」

沒有忘記我們的可憐的小女！

因此，那不是應該的麼？說罷！

套上我們的灰色小馬，

行走了長途，

探問了你所有的不幸，

也訴說了我們自己的災棧？

是的！我們的小女兒啊！

父母們早就應當來看你，

但又想到了這事——

我們來時她必哭泣，

我們走了，她也要傷心。

到了冬天，

腓力勃回來了，

他分享了我們的悲憂。

我們同在祖父的小屋中，
與苦痛爭鬥。」

「那麼祖父死了麼？」

「否！他躺在他的小屋中，

有七整天不說一句話。

後來，他爬起來，

跑到森林中去；

在那裏

老年的沙羅里，

悲哀而且哭泣，

樹林也和他一樣的歎息。

在秋天，

他離開了我們，

要到一處遠方的教堂，

作一次悔罪的徒步的巡禮。

我和我的丈夫

也歸省了我的父母。

於是我們開始了工作，

三年如一日，

如同雙生的兄弟，

每年也誕生了一個孩子。

現在沒有閑時回想，

也沒有閑時憂愁，

假使你工作完了，

有了時間，

那末讚美上帝。

並在你的前額，畫個十字。

當長輩的人和孩子，

吃過飯，棹子上還有些剩餘，

那末，你吃下去。

當你病了，

你也安息。……

但在第四年，

憂愁又襲來，

因為當它一度焦燒着你，

它必追襲你到死。

它迴翔在你面前。

如同一隻發光的鷹隼。

它翻飛在後面，

卻又如陋惡黑暗的烏鴉。

它飛着向前，

但不是離開了你。

它糾纏在後面，

它也不會把你忘記……

現在我失去

我親愛的父母了！

惟有黑夜知道

無母孤兒的悲愁，

兄弟們嘯！

我無須乎再告訴你們這事。

我祇是以眼淚，

洗沐了我的貝貝的墳墓。

一次我遠遠地就注意到

一個十字架樹立在墳頭了，

還有一個小小的神像，

一個人跪在神像的面前，

「唉！沙維里！」

你從那裏歸回來？」

「我從波松賓納來。」

我爲親愛的小都馬的靈魂祈禱。

我爲俄羅斯的農民祈禱。

.....

瑪特羅娜.....

我也祈禱，

讓母親的心，

至少會溫和地對待我.....

瑪特羅娜！

饒恕我了罷！

「啊！很久！很久！」

我已饒恕了你了！

沙維里喲！」

「那末，瑪特羅娜！

看待我，

仍如同從前一樣罷！」

我看待他如同從前一樣，

於是沙維里站起來，

凝視着我的眼睛，

他要勉強伸直了

他的偻偻的前身。

現在他的頭髮，

如同雪一樣地皓白了。

我親吻着這個年老的老人。

我告訴他以我的

新的悲楚，

我們坐在一處，

悲泣了很久。

從此以後，

他不久也死了。

在一個秋天，

他的頸上的舊傷復發，

他病倒了。

他死得很苦，

整整一百天，

沒有吃東西。

他瘦得祇剩一把骨頭了，

他嘲笑着自己：

「瑪特羅娜！
瑪特羅娜！」

告訴我罷！

真的，

現在我不是

正像一匹哥羅金的蚊子麼？

有時候，

這個老人溫和而忍耐，

有時候又暴怒，

甚麼也不中意！

他的可怕的暴怒，

使我們戰慄。